靑泥蓮花記

青泥蓮花記卷七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從一

孝武李夫人傳　漢

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

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色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

燕婧見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拳拳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

尚肯復追思闕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
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
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
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
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
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
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
賦以傷悼夫人其詞曰美連娟以修嫮兮命樔

絶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感激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

化而不返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
哀裴回以躊躇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
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克寂兮無音思若
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
闒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
洿沫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
云已矣嫶妍太息嘆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
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
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

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漢書外戚傳

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特命龍膏之燭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

愁然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巵巵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出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召女伶出侍帝息於延凉室臥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浹席遂改延凉室為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

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温暑盛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于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

幙裏宛若平生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帝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焉

王子年拾遺記○齊陸厥李夫人及貴人歌天蜀嘽桂席瘞豹尾香烟滅彤殿向蘼蕪人青蕭復萎絕坐萎絕對蘼蕪臨丹階泣拔塗寡鶴鸞雖飛扎止雕梁翠壁網蜘蛛洞房听月夜對此浚如珠唐李商隱李夫人歌云一帶不結心兩股方安鬢輕惱白茅人月沒教星替剩結茱萸枝多擘秋蓮的獨自有波光綵囊盛不得壺絲縈條脫妍眼和香屑壽宮不惜鑄南人柔

腸早拔秋波割清澄有餘幽素香鮮魚瀉鳳真
珠房不知瘦骨顏冰井更許衣黛涌曉霜土花
漢碧雲苡蕊黄河欲盡天蒼黄　李賀云紫皇
宫殿重重開夫人飛入瓊瑶臺綠香繡悵何時
歌青雲興光宫水咽翩聯桂花墜秋月孤鳶鸞
席商絲發紅壁闌瑞懸佩瑞歌臺小妝遥相望
王蟾滴水鷄人唱露華蘭葉參差怨　乾浴云
琦閣羽帳華燭陳方士夜降夫人神藏疑半露
关蔘色彷宛將期環佩身麗如三五月可望難
親近頻紫含犀覺不記春思秋想誰能問欲求
巧关如生時歌塵在空琵術綠神來未及憂相
見帝比初亡心更迷愛之欲其生又死東孤萬
代無回水宫漏丁丁夜向晨烟銷霧散愁方士
　張衲云廷年下語望三星莫說夫人上涕零
彰柰世間惆帳在世條宫夜看圖形　白居易
云漢式帝衲衷事夫　夫人生時不貴別死後
留得卄前恩君恩不書念未邑耳泉殷裏念寫
真丹青畫出竟何盍不言不笑愁發人又令方

士合靈藥玉釜煎煉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
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
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
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髣髴平
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
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
違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
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
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艷質化為土
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
不得人非木石皆有
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舞娥異 唐

李八座翺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
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

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故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從人委身於樂部恥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相為之吁嘆且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襦延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清婉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媵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也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鸞靴出絳帷誰

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雲谿友議

武昌妓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從請續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千緡納之翌日共載而發雅言雜載

張佳佳

張佳佳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兒不振是以門甚寒實爲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類佳佳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悦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佳佳私有結髮之契及佳佳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佳佳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

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牕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勛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為徐州子日中盖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即自為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為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為謾寢所以遂生平既而謂佛奴曰予

既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
千秋之日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
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佳佳又曰小鳳
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
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為我之計佛奴許
之斯中素有畜鬬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
因覓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於佳佳既而小鳳
以為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
復貪佳佳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為平

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毋
兄喻之鄰里譏之往往終不捨佛奴指揩井曰
若逼我不已胥董一聲即了矣平康里中數多
輕薄小兒遇事輒唱往往誑小鳳也鄰里或知
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為鄭九郎
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
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
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
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

住眠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鬬飛上屋傷足前由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為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亦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麗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太咍遞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因呼宋媼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衰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

羣小兒共變甚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誤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龎大作荍團龎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詰住住佛奴初傭徐郎郎將甚憐之為致職名竟裨郎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

鄭史開成元年登第經過池陽廉使崔君從一妓行雲有詩云最愛鉛華薄薄粧更兼衣着又鵞黄從來南國名佳麗何事今朝在北行臨岐博陵公輟贈之唐詩紀事

蘂珠

袁皓宜春人咸通進士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蘂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惹蘂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争奈朝雲屬楚王

萬恨只憑期尅手寸心唯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全唐詩話

常州樂伎

杜晦辭自南曹郎為趙公隱從事於朱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海辟為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退隱於陽羡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為節度判官方始應命稍狂於美色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贍給事為郡守晦辭於

祖席忽顧樂營妓人朱娘言別因掩袂大哭贈
曰此風聲賤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
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衣服
步緝舟中以告其內子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
色遂屣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金華子雜編

茂英

舉子某乙洛中舉人也偶與樂妓茂英者相識
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於飲席遇之因贈詩
曰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窓未

省聞高語對鏡暫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
重來南國見風流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
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遂客遊留連數月帥遇
之甚厚宴飲既頻與酒糺諧戲頗洽一日告辭
帥厚以金帛贐行復開筵送別因贈留絕句與
糺曰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
若打占相令除却尚書莫點頭因設舞曲遺詩
帥取覽之當時即令人所在送付舉子歷氏補記

轉轉

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命幕客馬彧延接彧復持燕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彧頻目之韓曰昔晉文公分季隗于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盖以麗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之顧願垂一詠俾得奉之彧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遂載以歸○北夢瑣言 耳目記

侯小師 石晉

王景之自唐奔晉也妻坐戮晉祖待之厚賞賜

萬計嘗問景所欲景稽顙再拜曰臣昔爲卒嘗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今妻被誅誠得小師爲妻足矣晉祖大笑即以小師賜景甚寵嬖之累封楚國夫人 宋史

山南樂妓 宋一

曹翰破山南獲樂妓而歸一日遍詢其氏族曰其即韓侍郎熙載之女也翰曰韓侍郎江南名士朝廷嘗以名妓許我豈宜以士君子女爲妾以禮嫁之 青瑣後集

胡文媛 茹魁傳

茹魁河東人不載其名字諱之也在都下與名妓胡文媛往来既久媛欣然奉之魁出則閨户雖萬金之子莫得見媛嘗為蜀葵花詩却有一端宜恨處開花相背有何功媛曰物之同本者開花則相背況二姓結一生之好能無反覆乎歲餘媛生一女魁凡百皆取足於媛後數年魁高第唱名又居第一與其友謀絶媛之策乃置酒召嘗往還者為會媛知其意曰妾遇君情同

伉儷君背盟約輕信閒談魁曰爾心如玉事有不得已者且天地有泯闕日月有圓缺夫婦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媛曰妾盡家貲以奉子導通塞以遂君何嘗無義夫飛燕本從宮妓李娃亦是倡始今仕宦之家淪沒售身流而為娼者幸不幸也君女僕成人嫁之妾刎首以謝鄭王為厲當踵前人自是不食魁留滯未有計或謂子之父知子成名兼歸見共面一切不問魁喜告媛曰吾與子事諧矣乃治裝挈媛以歸續青瑣高議

鄱陽小鬟 吹劍錄亦載○西溪叢語范有寄綿臙脂詩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花春風幹當来介因買以惠公今郡中有石刻

魏泰詩話○泰在宋好擬偽書如碧雲騢詭名先都官聖俞誣構賢士大夫卽范文正不免則此事亦未必范有之姜叔明論司馬溫公聯上西江月詞所謂寶髻鬆鬆綰就者此宣和間詎溫公獨為君子花為之詞然青箱東阜又有温公阮郎歸錦堂春若張忠定韓䌷公書脩古吳毅甫文丞相諸公並有賦咏寄情不淺卽都官有花娘歌翡翠詞侯鯖錄載之云謹厚者

亦復為之吴處淳曰文章絶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豔麗不害其為正世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謂邪人亦不盡然也

江淮官妓

柳耆卿嘗在江淮睠一官妓臨别以杜門為期既來京師日久未還妓有異圖耆卿聞之快快會宋儒林往江淮柳因作擊梧桐詞以寄之曰香靨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與自識伊來便好看伊會得妖嬈心素臨岐再約同歡定是都把平生相許又恐恩情易破難成未免千般

思慮近日書来寒喧而已若設忉忉言語便忍
得聽人教當擬把前言輕負見説蘭臺宋玉多
才多藝善詞賦試與問朝朝暮暮行雲何處去
妓得此詞遂負媿竭産泛舟来輦下終身從耆
卿焉 古今詞話及柳屯田樂章

周韶 胡楚 龍靚

杭妓周韶胡楚龍靚皆有詩名韶好蓄奇茗嘗
與蔡君謨鬬勝之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
之召韶佐酒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簷間白

鸚鵡曰可作一絶韶援筆揮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即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時韶有服衣白一坐笑賞述古遂令落藉時楚靚皆同席楚贈之詩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湖舊桃李强勻顏色待春風靚詩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珮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陳直方妾稽

陳直方之妾本錢塘妓人也丐新詞於蘇子瞻

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塘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明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曰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誰指似斜月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鰥拭餘潸明月空江香霧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聞舊曲破朱顏

鄭容高瑩 藝蘭集云贈潤守許仲涂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潤州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

坐呈東坡東坡索筆作减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于句端也東皐雜錄

九尾野狐澠水燕談錄亦載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東坡先生適是邦闕守權攝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

良任便復有一名娼亦援此例判云敦名南之
化此意誠可佳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侯鯖錄

張英英

宋陳后山寄曹州晁大夫詩云墮絮隨風化作
塵黃樓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駒子困倚闌
干一欠伸自注云周昉畫美人有背立欠伸者
最為妍絕東坡所賦麗人行也任天社云此篇
言徐州風物後山嘗有詞并序云晁大夫增飾
披雲初歎壓黃樓而張馬二子皆當年[illegible]下世

所謂英〻盼〻者盼卒英嫁而盼之子瑩頗有家風而曹妓未有顯者黃樓不可勝也作南鄉子以歌之曰風絮落東鄰點綴繁枝旋化塵闕鎖玉樓巢燕子冥冥桃李摧殘不見春流轉如今翡翠生憑翠作衾花樣腰身宮樣立婷〻困倚闌干一〻知仲蓋前云風絮以屬英塵化以屬盼名駒子以屬瑩之母馬氏也（菊坡叢話 及 詩林廣記）

楊玉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

即單之姊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
相上下在繈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
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
闕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
遇害春娘為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
春娘十歲時已能誦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
嫗教之樂色事藝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能將
舊詞更改皆對境有著模處玉為人體態容貌
清秀舉措閒雅不事持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

風度前後守倅皆重之單推渡江累遷至郎官與邢聲迹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爲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推司戶年少司戶見楊玉甚慕之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爲地而太守嚴明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每蒙前席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祗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息于書齋司理令楊玉侍奉藥酒湯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

其知書多才藝因曰汝必是一箇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是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司户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王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感坊居住幼年許與舅之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毋皆遭寇隕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户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如何因大泣下司户爲慰勞之曰汝即日鮮衣美

食時官皆變重而不肎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妻聞女子生而頷爲之有家者嫁一小民布裙短衾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舊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爲春娘也然未有所處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回司理復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色問曰汝前日言爲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隨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

人妾自去禀知一言決矣司户知其厭惡風塵
出于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末邢有弟
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畢往來畢時在省為
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
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
賚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户請司理召王告之以
實且戒以勿泄後日司户自袖其父書并省符
見太守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日中文
引不下司户疑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厨司正

鋪排開宴司户曰此老尚作少年態耶然錯處非一拍此亦何足恤也既而果召楊玉祗候只通判二人酒半席太守謂玉曰汝今為縣君矣何以報我玉荅曰妾一身皆判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以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為吾州弟子今是司户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蹤踏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府之言不知其為過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却召司

理司户四人同坐至天明極歡而罷晨朝覩蕈
下文引告翁媪翁媪出其不意號哭而来曰養
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淂相别春娘出諭
之曰吾夫妻相尋淂着亦是好事我十年雖汝
恩養然所積金帛亦多足為汝養老之計媪猶
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去既而太守使州司人
從自宅堂擡出玉與司户同歸衙司理為媒四
承務為主如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户曰妾
失身風塵亦荷翁嫗愛育亦有義姊妹情分厚

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具少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户曰汝事一州之人莫不聞之胡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置酒禮就會勝寺請翁媼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為姊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姊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中無有出期遂失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特妙春娘曰我司户正少一針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為我下邪

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姊一步況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爲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是一段陰德事若司户左右要針線人姊得我爲之則素相諳委勝如生分人也春娘歸以語司户不許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來促司户不得已擗一失色懇告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鵰邪敢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户挈春娘歸舅姈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

落失所理當收拾又更旁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邪司户皇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留之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為己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為知義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夔倅奉祠寄居武陵邢李皆在側每對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所隱諱人皆義之摭青雜說

岳楚雲

周美成在姑蘇與營妓岳楚雲相戀後從京師過吳則岳已從人久矣因飲于太守蔡巒子高坐上見其妹作點絳唇詞寄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楚雲讀之感泣者累日　夷堅支志

蘇小卿

蘇小卿廬州娼也與書生雙漸交昵情好甚篤漸出外久之不還小卿守志待之不與他狎其

毋私與江右茶商馮魁定計賣與之小卿在茶船月夜彈琵琶甚怨過金山寺題詩于壁以示漸云憶昔當年拆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橫金婦入地當尋折桂郎彭澤曉烟迷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記金山寺高掛雲帆上豫章漸後成名經官論之復還為夫婦傳奇

○此亦談說家近俚俗然元人喜咏之販茶船金山寺豫章城雜劇劉卿山雅錄揚州李妙惠載其詩為盧進妻未知何據

謝天香

鉅野有穠芳亭邑人秋成報祭所也一日鄉耆謀立石其中延士人王維翰書穠芳亭字維翰久之未至有妓謝天香者問云祀事既畢何為遲留不飲衆曰俟維翰書石耳謝遂以其袖當筆書穠芳二字會維翰至書亭字以完之父老遂命刻之石王謝遂成夫婦後王戲謝詩曰昔日章臺舞細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後維翰登進士與天香偕老志

青泥蓮花記卷八

江東梅禹金纂輯　從弟梅誕生校

記從二

西閣寄梅記　宋二　馬瓊瓊

朱端朝字廷之宋南渡後肄業上庠與妓馬瓊瓊者往來久之情愛稠密馬屢以終身之託爲言朱雖口從而心不許之蓋以妻性嚴謹不敢主盟非薄倖也端朝文華富贍瓊瓊知其非白屋久居之人遂傾心凡百費用皆瓊瓊給之秋

試髙中捷報之来瓊瓊喜而勞之端朝乃淬勵省業以决春闈之勝既而到省愜意翌日揭榜果中優等及廷對之策失之大許遂寘下甲初注授南昌尉瓊瓊力致懇曰妾風塵卑賤之人荷君未遽棄去今幸榮登仕版行將雲泥陽絶無復奉承枕席妾之一身終淪棄矣誠可憐憫欲望君與謀脫籍之計永執箕帚然固知君内政謹嚴妾當小心伏事無敢唐突萬一脫此業緣受賜於君誠不淺淺耳且妾之箱篋稍充若

與力圖去籍誠爲不難端朝曰去籍之計固可
主張但恐不能與與家人相處使其無妬忌之態
朝端爲計亦不至今日感意既濃阻之則近無
情從之則虞有辱然既出汝中心即容與調護
先入數語使其和同柔順庶彼此得以相安否
則端朝之計無所施矣一夕端朝因閒謂其妻
曰我久居學舍雖近得一小官外人誠有助焉
且我家貧急於干祿豈得待數年之闕我所得
一官實出妓子馬瓊瓊之賜今彼欲傾箱篋求

託於我仍謀去籍彼亦能小心迎合人意脫彼於風塵之間此亦仁人之恩也其妻曰君意已决亦復何辭端朝喜謂瓊瓊曰初畏家人不從吾言試一叩之乃忻然相許端朝於是宛轉求託而瓊瓊花籍亦得脫去瓊遂搬囊槖與端朝俱歸在家既至門其正室一見如故端朝自是得瓊瓊所携而家遂稍豐因整理一區中闢二閣以東西扁名東閣正室居之乃令瓊瓊處於西閣後止有東西閣相通同處倏經三載闕期

已滿逕吏前至端朝以路遠俸薄不肯攜眷乃單騎赴任將行置酒與東西閣相宴因祝曰凡此去或有家信来往東閣西閣不能别書止混同一緘復書亦如之言畢端朝獨之南昌在路登涉稍艱既到南昌參州交印謁廟受賀復禮人事方畢而巡警繼至倏經半載乃滑家信止東閣有書而西閣無之端朝亦不介意復書中但諭及東閣寬容之意仍指西閣奉承之勤書至竟不及見且曰縣尉之行也嘗曰作書田字

當與二閣共之今乃不獲覩此何意也東閣聞
言頗嫉之欲去而未可西閣乃密遣一僕厚給
裹足授以書祝之曰勿令東閣孺人知之及書
至南昌端朝開緘絕無一字止見雪梅扇面而
已因反覆觀玩及於後寫一詞名減字木蘭花
云雪梅妬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
梅花怎起頭芳心欲訴全仗東君來作主傳與
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端朝詳詞中之意則知
西閣為東閣摧挫可知矣自是坐卧不安日夜

思欲休官賦歸去来之計盖以僥倖一官皆西
閣之力不忘本也後竟以尋醫為名而棄官歸
来既至家而東西二閣相與出迎深怪其未及
書考忽作歸計叩之不荅既而端朝置酒會二
閣而言曰我僥倖一官羈迷千里所望二閣在
家和順相容使我居官少安昨日見西閣所寄
梅扇後書減字木蘭花一首讀之使人不遑寢
食吾安得而不歸哉東閣乃曰君今仕矣且與
妾判斷此事據西閣詞中所説梅花孰是端朝

曰此非口舌所能剖判當取紙筆來書其是非曲直遂作浣溪沙一闋以示二閣云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多一出雪如梅蘂少些香花公非是不思量自後二閣歡會如初端朝亦不復出仕矣

蘇小娟

郎仁實七脩類稿云蘇小小有二一南齊人一宋人即武林紀事者二作小娟抄者之誤至引遺山詞題宋蘇小小所寄詩小娟音物足証鬆矣田卅禾西湖志從小娟然宋實有蘇小小詠臧字木蘭花者即未之引此似足証

蘇小娟錢唐名娼也俊麗工詩其姊朌奴與太

學生趙不敏甚洽久之不敏日益貧盼盼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户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禄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以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塘託宗人倅錢唐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為盼奴所歡以於潜官絹誣攀繫府獄倅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疋

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豈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辭宛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户否小娟曰趙君司户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户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覆外有其第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析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黄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

然倅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倅强之且曰不和即償官絹小娟不得已索紙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来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為脫籍歸院判偕老也武林紀事

蘇小小減字木蘭花附

別離情緒萬里關山如底數遣妾傷悲未必郎家知不知 自從君去數盡殘冬春又暮音信全乖等到花開不見来

薛倩

董賓卿字仲臣饒之德興人娶于同縣祝氏紹
興中爲漢州守卒於官家不能歸暫寓蜀其長
子元廣亦娶于祝旣服除調房州竹山令妻生
三女而死元廣再娶一武人室秩滿挈家東下
與蜀客呂使君舟偕行日久往来相與如骨
肉繼室微有姿色性復淫蕩元廣到臨安亦死
呂陽示高義携其孥西還遂掠以爲外婦畜之
郢縣而三女莫知其亡矣祝次譽以兩世宗姻

之故痛惻于心屢囑鄉人制帥王恭簡公詢訪
之杳無消息乾道初祝知嘉州就除利路運泸
正與呂為代惡其人不俟合符先掛印去歲
在丙戌其子震亨東老攝四川總屬吏檄來成
都道經綿州吳侯仲廣待制為綿守開宴延之
倡優畢集中一妓傷極而立姿態恬雅不類流
輩東老注目詢隊魁曰彼何姓名曰官人喜之
邪曰非也吾見其不類爾曹故問之魁曰是薛
倩也未暇應吳適舉杯勸飲又令隊魁更勸魁

笑曰君欲總斡滿飲非薛倩不可吳亦解顏曰
素識其人乎曰吾未嘗至大府安得相識但見
標格知野鶴在鷄羣似非個中人所以叩諸其
長耳固無他也吳即令侍席因密諗之曰汝不
是風塵中人何緣在此始猶含羞不語久之乃
言我本良家兒女父祖皆仕宦不幸失身辱境
想是前生業債今世償之夫復何說東老矍然
感動曰汝祖汝父非漢州守竹山令乎倩驚泣
曰官人何以知之東老曰汝母姓祝乎我姑也

吾聞汝母子流落尋訪累年未嘗少置懷抱不想邂逅于此又歷詢所由乃知為繼母鬻于薛媼得錢七十千今在籍歲餘矣語竟各潸淚一座傾駭爭致問東老曰其話甚長不可立談而盡他日當細言之酒罷歸館翌日倩儕其母來吳守亦至因備述本末丐為除籍吳曰此易事耳當如何曰正有望於公其人於震亨為表妹必當嫁之我此行凡有所餽餉為之資送費今且託之於令人所吳笑曰天下義事豈應一人

獨擅吾當以二十萬錢助之東老遂往成都越一月後還合所得爲五千萬悉付倩吴喜曰巳爲擇一佳壻即嫁之矣壻史姓失其名次年預鄉薦又物色其兄弟所在運使皆賙以生理漢州之後賴以不絶夷堅志

京倡

豐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罷留宿女羞澁良久乃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㝵所

以留者以坐閤不敢問也且各寢必有以處汝
娼遂退豐與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其僮
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誼即
取入府厚匳具擇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

稗史

同前

豐宅之赴南宮偕數友小飲娼館一娼美而豔
豐悅之數調微詞娼亦相和荅良久或摘豐起
曰君非豐運使郎君乎豐曰然曰君嘗以其年

過江州江州司理與君家有舊置酒召君予豐
駭然曰汝何以知之娼曰且飲酒他日為君言
復就坐睇豐不暫捨豐疑焉飲罷與友別復追
其室娼欣納之因叩其故悲泣曰某司理女也
先人到相不幸病死家貧無以歸葬母氏鬻我
於人展轉至此數年矣憶君時從屏間窺識
爾乖坐客何人肴饌何物歷數不遺已而又慟
哭豐勉之曰事已然無可奈何吾嘗試與汝道
地翌日徑謁大尹張定叟具道其事且傾篋中

可得二十萬願以贖此女張大奇之立喚娼奪以昇豐復斥庫緡五百益貲裝之費遂改嫁為良人妻談藪〇按談藪乃宋龐元英自號廣竹翁所撰稗史乃元仇仁所撰則龐在仇前而談藪敘致近詳不知仇何所為而以張定叟為王宣子也或別有據今兩存之〇稗史此事在志善類

江柳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為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

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官咎訖云自后去
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
俸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
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
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攔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
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
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霑
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
即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慔既而並

行陸入即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時數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過陸嘆慨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請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幕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柳名遂將詵如江陵見之闆公秋壑俾充幕

僚誚不特誚一時之辱且有俾進之喜至今巴
陵傳為佳話焉山房隨筆

聶勝瓊詞詞選聶在前宋誤此

李之問儀曹解長安幕詣京師改秩都下聶勝
瓊名倡也質性慧黠公見而喜之李將行勝瓊
送別餞飲于蓮花樓唱一詞末句曰無計留春
住奈何無計隨君去李復留經月為細君督歸
甚切遂飲別不旬日聶作一詞以寄李云玉慘
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陽關

後別箇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况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芭蕉兩隔箇窗兒滴到明蓋竊謂鷓鴣天也之問在中路得之藏於篋笥抵家為其妻所得因問之具以實告妻喜其語句清健遂出粧奩資夫取歸瓊至即棄冠櫛損其粧飾委曲以事主母終身和悅無少間隙焉

楚娘

楚娘名妓也以姿學自負作遊春桂花詩誇耀于人遊春詩曰破曉尋春緩轡行滿城桃李鬧

芳英桃紅李白皆麁鄙爭似氷肌瑩眼明桂花
詩曰丹桂迎風蓓蕾開摘来斜揷竟相偎清香
不與羣芳並仙種原從月裡来三山林茂叔與
楚娘厚因官建昌携楚回家其妻李氏稍不能
容楚題詞於壁以寓意云去年梅雪天千里人
歸遠今歲梅雪天千里人追愁鉄石作心腸鉄
石剛猶軟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猶淺李氏見詞
乃曰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長衾大被三人共
寢聞者以詩嘲之詩堂集有嘲甚俚不錄

閫府妓

有士人訪一妓女在閫府侍宴候稍久遂賦一詞寄之云春風捏就腰兒細繫瀨粉裙兒不趄從来只向掌中看怎忍在炬花影裡酒紅應是鉛華褪暗蹙損眉峰雙翠夜深沾緬繡鞋兒靠那箇屏風立地詞至為閫帥所見喜其詞語清麗明日呼士来竟以此妓與之瑞桂堂暇錄

獄官妻

一獄官冬夕苦寒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

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之何其夫感悟自此留心于獄訟此妻本倡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人以緑衣袍圭付之後生一子登第樂善錄

真氏 元

姚文公為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閑雅徽操閫音公使来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氏真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禄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

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為落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云黃隸頭官者後我以此女為汝妻女即以我為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人相傳以為盛事云嘉興貝闕嘗有詩曰斷絲舞道邊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昔在至元日六合東書同玉堂盛文士燕集来雍雍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釧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

姓字初未通問之慚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寧女遠出西山鄉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鎻院落燕子窺簾櫳迨迨官朔方位卑食不充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粥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秋娘教歌舞屢入明先宮永爲倡家婦遂屬梨園工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驄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自傷妾薄命失落似秋蓬客聞爲三歎天道何懵懵遣使白宰相削籍歸舊宗小史十八九勿恨相如窮配爾執箕帚今夕

看乘龍鴛鴦逈玉樹鸚鵡開金籠兼汝桃花扇紅牙不復從提甕自汲水絺綌自御冬時多困轗軻事或忻遭逢安知百尺井忽登羣玉峯借問為者誰內相姚文公南村輟耕錄

喜春景

喜春景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則室置之

王金帶

王金帶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

娶之生子矣有譜之於伯顏太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爲地求間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連枝秀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㸃化之遂爲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髽髻曰閩童亦能歌舞有招飲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誚其中有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鉗鎚百煉不回

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欲下舊好遂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並肯淡集

〇南村輟耕錄云連枝秀姓孫氏善以色乎人若年四十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救者衰以空湛靜慧散人之飛挾二女童放淚江海問偶至松江愛其風物秀麗將結數悟為樓息所郡人陸宅之居仁往訪馬秀頻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墓緣飛遂護之疏曰京師弟一部教坊占耕場曾使萬喝采道德五千言公索抽鎖論只困片語投向林下得大道高風指雲閒問剪緣習地一身繞離了百戲棚中閣子雙擺手便作箇三門下開人赤緊的無是無非引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打開老病死生開交纏功成陰陽炭曉空訣海脩持行滿脞雄餉甥破愁城七星冠剛昔下鳳頭鈫合歡帶生組緻氈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

足袖落前尋另一迷關眼笑大千之一續撩下
空生風歷幾兒筆竜篆看追都鍾　　腰牙體
道綃情盡筒存椰陣令烏歡來酒什宮長拜
可帕養鹿烟一幻當日飛掉幾錢黃白揚存善
道蘊丹芯霞黙試時點兜頭筒皆庭雲老道君
名可樣一外忘問落開走不知歌消鄉子眼登
可里銷男消誠他陷心急顧音白永皓經燒秦
名草磨劃遙心濁人即西三多苧日齒文夜臺
強顯火草伴百酒負道頭鳥管過桃細發香不
名麻性除侶事仔我道竹客是行花腰科非望
日衣半根抵可歌我即鶴談前雲扇打打尋遠
道匾世到多做爭負心悠玄生紙深疊諢佳人
往皂連此少少如人無猿論有帳藏以不偶馬
常條枝際塵幾我總非帝道分梅明年辯於鶯
時銷帶方埃處清是妙丑稽玉登月歌機鶴東
紅金葉成中鼠茶雲用陵首樓一影舞鋒髦雲
裹帳算結冷流談畀宇人相花怪挪錦評星霄
翠冷從果痕倩話弦看買迎下舌千心背月上

追尋蕭史歌館化為仙館靜戲房當作道旁幽爭洗臙脂見全真本来面目輕歇檀板聽步處別是宮商人畫詩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小冊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鈎子曾經老大鉗槌百煉不囘萬難三敲晴昔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容便當檀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箏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使可到蓬壺中覽界肯莊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余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来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官寶殿日月丈輝愛人者必親仗玉磬金鐘晨昏報德號文一出遠遊傳誦以資笑談秀不可留遂宵遁

劉婆惜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

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迴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
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
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
道經贛州時有全普菴撥里字子仁由禮部尚
書値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
廉文章政事敭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
公餘即與士夫酣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
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
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謂閽者曰妾欲

之廣海誓不復還久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徵從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别只為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青樓集

趙倡

印習隱字應雷知永嘉日開宴一伎頗有姿色而常不樂其內人呼而詰之對曰妾趙清獻公之後失身倡門有辱先祖言訖淚下內人以告守憫之於帝上擇一士嫁之房奩畢給有監郡高道彭齡亦助之行人以兩賢稱之倪遠稗史

林奴兒號秋香成化間南京舊院妓〇本朝

從良有舊欲相見以扇畫柳題拒之

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　如今寫入

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採此謝天香聯句載前國邪訣收

張二

李太常開先罷少卿歸章丘有園林聲妓之勝積書甲天下博學喜填詞侍姬張二者杰倡也年十八死殯于近遊園之北太常為之詠曰貌美言溫性堅情真身雖墮落烟花心[illegible]仙[illegible]塵贅理內政蔚有令聞年青而折[illegible]爾家之薄福抑蒼蒼之不仁求[illegible]貞奴其人惜乎不逢呂祖云又有[illegible]曰於

開正值東風惡嫩蘂紅英逐水[illegible]

料理相思岐路轉迢遥嬌容不[illegible]

無聊碧玉簫觸物傷情雙落淚餘[illegible]

綃又過張二墓詩曰枕邊遺囑[illegible]朧

春雪未消幾欲臨風歌楚些遊魂杳杳不[illegible]

李中麓
閒居集

女史氏曰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爲或托根非所習貫自然或失足不偷淪胥及溺人之無良一至此爾閒有臨中流而海听遂登薄虞淵而日車始稅即頓漸不同要其從道固一也視彼伏櫪尚翦鬣以充駒抑宜焚巢復將雛而稱鵠不大有徑庭乎至若憐才士則適願佳偶篤交誼則贖嫁文姬既表風流之標致且殖陰隲之善祥矣余因憶革朝之遺忠其後隸教坊者霍宗伯雖一嘗除籍未盡廓清唯當事者念之哉